

石宕藏岁月 小岛载风华

里钓山岛的石宕与石屋里藏满历史与文化

□王建富



图片来源舟山市城建档案馆

舟山岑港海域岛群环列，大海泛涛。里钓山岛静居于舟山岛与册子岛之间，是一座深藏着海防记忆、采石文脉的小众海岛。它的地名由来朴实接地气：旧时这片海域鱼丰蟹肥，是当地人天然的海钓作业场，“里钓山”一名，便由此而来。

海防重镇，山海存史

里钓山岛形似葫芦，北窄南宽，恰似缩小版的册子岛倒置于岑港海湾。全岛陆域面积1.65平方公里，以平缓丘陵为主，石塘里、南岙、夏家、乐家、傅家（潘家）五个自然村依山傍海、濒水而居。其中，石塘里是岛上规模最大、古迹最集中的核心村落，也是里钓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的主体所在。2012年6月，里钓山正式获评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，这座渐被遗忘的隐世石宕海岛得以系统保护，重焕风采。

扼守岑港要道的里钓山岛，自古便是海上丝路的节点和沿海海防屏障。唐宋至五代，它是岑港“六国港口”的天然屏障。南宋时期，岑港成为当时全国最大海上兵寨三姑都巡检寨的子寨驻地，守护了海上贸易航路的安宁。

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，倭寇王直集团残部盘踞岑港一带，直浙总督胡宗宪统筹布防，命任锦、李涇等将领泊兵里钓山附近海域的岑港南北两口，俞大猷率兵往来机动策应，最终击退倭寇，取得著名的“舟山之捷”。

沧海留痕，文物为证。1978年，文物部门在邻近的外钓山岛滩涂发现明代沉船遗迹，出土大铁炮、九环龙小抬炮及锡器、骨饰、青花瓷片等百余件文物。其中一门刻有“崇禎七年”的铁炮藏于舟山博物馆，另一门大铁炮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，默默定格着明代这片海域的沧桑岁月。

入清之后，“里钓山”之名正式载入官方史志。清康熙《定海县志》卷三记载：“里钓山，离县约七十里。山高十余丈，周广五里，地颇肥可耕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出清代里钓山山海相宜、可耕可居的宜居风貌。鸦片战争时期，这里曾被英国殖民者篡称为“夹梯岛”，这个屈辱的异名记录，也成为近代海防史的特殊印记。

千百年间，海岛行政归属几经更迭，每一次调整，都镌刻着海岛治理的真实印迹。宋元时期，此岛隶属昌国县（州）金塘乡。入清以后，区划逐步细化：清初属定海县富都乡十一图；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归入定海直隶厅岑掟庄；宣统二年（1910）改属定海直隶厅岑掟

乡。民国年间先后隶属岑掟乡、岑港乡、岑册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属岑册乡第六村，1958年分设里钓、钓山两个生产大队，1983年改为里钓、钓山二村，2002年两村合并，2005年纳入司前社区，2016年正式并入司前村。如今，甬舟高速跨海连岛，天堑变通途。2024年里钓“共富微巴”正式运营，每日12班往返，彻底摆脱海岛交通受天气制约的困境，让历史名岛顺畅接入现代发展轨道。

海岛人口的起落，直观映照聚落兴衰。岛上人口最早可追溯至晚清记载，光绪《浙江沿海图说》与民国《定海县志》均记录此地有居民二三百户。1992年，岛上人口迎来峰值，共计365户1093人。然而，随着传统采石产业日渐式微，青壮年陆续外迁，村内人口逐年减少：2000年为330户936人，2010年降至303户823人。如今岛上户籍人口400余人，实际常住仅70余人，且多为高龄长者，昔日烟火繁盛的采石古村，归于静谧悠然。

石宕兴业，地名留痕

里钓山岛的独特底蕴，源自优质的石材资源与数百年采石历史。山体由侏罗系熔结

凝灰岩构成，石料细腻坚硬，色泽温润偏红，品质绝佳周边诸岛，曾远销定海、宁波、镇海等地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村内地名暗藏着产业渊源。石塘里、张家塘中的“塘”，并非大众熟知的海塘，而是“宕”的谐音异写，直白道出村落起源：因石宕而生，因采石而兴。早年岛上过半人口聚居于此，世代以采石为业，就地取材、凿石造屋，慢慢形成连片特色石屋聚落。岛上其余村落，则依托石材外运兴起的海运产业逐步成型。

相传，开海展复之后，慈溪石匠率先登岛开山采石，此后慢慢形成穿宕、攀宕、红宕三大石宕，里钓山岛也顺势成为清代定海一境重要的石材产地。民国《定海县志》对此特意评价说：“海山产石极多，率质粗不中斧凿，岑港西南三钓山有石宕，每年所出颇资于用，运至他处销售者均系砌路用之版，俗呼钓山版。”而3处石宕之中，又以红宕石材品质最优。如今穿宕、红宕二石窟及遗留的孤岩、巨石等遗迹仍完好留存，是舟山群岛采石产业发展的鲜活实物见证。

时至今日，石塘里依旧保留着成片明清至近现代石质建筑群。石墙、石门、石阶、石

一台戏，两种乡音——舟山布袋木偶戏里的语言“活态密码”

□周汪融

在定海的旧戏台前看一场布袋木偶戏，若留心去听，会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语言现象：同一台戏中，不同人物所操的并不是同一种“舟山话”。丑角、配角说的是地道的舟山方言；而身份较高、读过书的生角、旦角，开口却是一种接近越剧的方言腔调。两种话不相混用，而是依人物身份分头使用、各司其职。笔者在主持舟山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、对定海与岱山两个传承点作抢救性摄录时发现，这种“一台戏里两种方言”的格局并非随意，而是一套稳定的语言规则，不妨称之为“双方言并置”。它既是这一剧种的“语言指纹”，也为方言学、社会语言学提供了一个少见而珍贵的样本。

戏台上语言成为身份的标签

在社会语言学中，说话人面对不同情境与对象时，会在不同语言或方言变体之间作出选择，这一行为被称为“语码转换”或“语码分配”。学界另有“双言制”（diglossia）之说，指同一社群里两种变体分担高低不同的功能。布袋木偶戏耐人寻味之处，正在于它把这种“功能分担”化为舞台上的角色方言分配，由一位艺人之口分别演绎。哪一种话配哪一种人，与人物来自本地或外地，及其社会地位、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：本地人、市井小民用舟山方言，外地人、体面人、读书人用越剧方言的腔调。语言由此成为贴在人物身上的一张身份标签——观众不必看戏单，单凭人物开口的腔调，便能判断其来历与身份。

这种关联在一段“油店戏”中表露得格外清楚。吕洞宾假扮的外地油商初到定海开店，招呼买卖时说：“我初到此地，开了油店一爿……只要一个铜钱，随你自便。”本地丑角随即用舟山话从旁打趣：“格一个外地人啦，开爿店卖油啦……阿拉又去买油去。”同一桩开油店的小事，一说“铜钱”，另一说“铜钿”；一用“我”，另一用“阿拉”；一句“随你自便”文绉绉，一句“自家随倒”干脆利落。可见两种语码的区分不止于语音，而是贯穿词汇、语法乃至语体风格的多个层面。尤须注意的是，这种分配并非机械对应：在《定海山的来历》中，本地少年主角虽以舟山话为主，却会穿插表示第三人称的“伊”，而非舟山方言常

用的“其”。这说明艺人是依人物的社会形象灵活拿捏，行当只是表层的相关项。正因如此，“双方言并置”是一套有内在规则的“机制”，而非简单的贴标签。

比京剧念白更精细的样本

以语音区分人物身份，在地方戏中并不罕见。京剧的念白便分韵白与京白等：韵白多用于身份高、有文化的人物，京白多用于市井百姓与诙谐角色；久而久之，韵白成了庄重人物的标志，京白成了非庄重人物的标志。乍看之下，布袋木偶戏的“双方言并置”与之相通。然而二者有一处根本区别：京剧韵白以官话为底，京白是北京话，苏白是苏州话，分属不同方言区，属“跨方言”的分工；舟山木偶戏里的两种语码，却同属吴语。

这一判断不是凭听感而来，而有语言事实为证。在那段油店戏里，连操“官腔”的外地油商，说起油店也用“一爿”——“爿”是地道的吴语量词，普通话并无此用法。可见所谓“官腔”并非普通话，而是同属吴语的另一变体（据艺人自陈接近越剧），被借来为体面人物“配音”。由此，舟山布袋木偶戏所呈现的，并不是“方言对普通话”的对立，而是吴语内部依人物身份展开的功能分化。相较京剧那种跨方言的分工，这是一种更细腻、也更罕见的“方言内部的功能分化”，在国内地方戏与木偶戏中尤为难得。它为汉语方言的并用与功能分层研究，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态个案。

从抢救性记录到活态传承

把视野放宽，“双方言并置”在舟山的口头文化中并非孤例。海岛人世代向海而生，渔民号子、渔歌、翁洲走书、布袋木偶戏，连缀成一条层次分明的“声音谱系”：渔民号子多为劳作时的韵律性吆喝，几乎不涉方言的语码分配；渔歌以舟山方言演唱，是单一语码；走书则说与唱分用不同的腔调，已含两种语码的功能分工；布袋木偶戏把两种语码依人物身份分派给戏台上的众生。沿“无语码—单语码—双语码”的梯度看去，木偶戏的“双方言并置”无疑是这条谱系中较为精巧的一页，值得深入记录与研究。

然而，这一标本正面临“沉默的消逝”。布袋木偶戏趋向无固定剧本，一段戏怎么说、怎么唱，全凭艺人即兴口头创编；这份“现演现编”的本事，正是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珍贵、也最难传承的部分。徒弟一辈靠反复听师父录音模仿，固定唱腔尚可学得八九不离十；可何时插入哪种语码、如何在即兴中守住两套语码的分寸，以及对近越剧腔这一“第二方言”的习得，都须在长期跟场看戏中慢慢体悟。布袋木偶戏2009年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至今能完整演述长篇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，仅在定海、岱山两地，且其中一位身体欠佳、久已不唱长篇。戏在人身，人一旦搁下，那套“哪种话配哪种人”的分寸便可能随之湮没，再多设备也难以“还原”。

更值得正视的是，现行非遗保护虽已为

井、石弄堂随处可见，一石一瓦，都留存着海岛工匠的匠心与温度。岛上传统石屋式民居形制完整、工艺考究，清晰串联起数百年海岛民居的演变脉络。

清代石屋是岛上建筑精华。始建于道光年间的里钓山112号民居小巧而精致，石砌山墙、彩绘檐壁、雕花石窗古韵悠悠。始建于晚清的里钓山18号民居素雅规整，以喜鹊登枝、缠枝蝴蝶木雕点缀石墙陶瓦，尽显浙东民居简约内敛的气质。与18号民居同期建造的19号石质平房工艺精巧，龙首月梁、雕花斗拱、铜钱纹通风口等细节满满，屋内留存的晚清香港产雕花玻璃门窗，更是海岛对外商贸交融的珍贵痕迹。

此外，72号、76号、91号、104号、111号等院落，更是集浙东石木民居工艺之大成。三合院、四合院布局规整，小青瓦覆顶，缠枝、回纹瓦当装饰檐角，暗八仙、倒垂蝙蝠等吉祥雕饰细腻雅致，石砌墙裙与木质楼身相得益彰。其中45号民居最为罕见，偶数开间、主屋偏位，且门房用材最精、工艺最优，打破浙东传统民居固有规制，是舟山海岛古建中极具研究价值的独特遗存。

除清代古建外，岛上还留存着鲜明的近现代建筑。民国修建的里钓小学故址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里钓山礼堂故址，主体均以本地石材构筑。礼堂外墙的灰塑五角星、红旗纹样，镌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，让整座古村完整留存了从采石聚落、民国教化到当代乡村建设的完整发展轨迹。

华章永续，古岛新生

从海防前沿到采石名岛，从烟火聚落到静谧古村，里钓山的每一个地名、每一处石宕、每一栋石屋，都是可触摸、可品读的鲜活历史。完整的村落格局、稀缺的采石遗迹、独特的石质民居群落，承载着舟山独有的海岛石文化、海洋民俗与海上人居文明记忆。

2013年，定海区启动里钓山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，此规划于2017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实施。规划划定2.6公顷核心保护区，确立“海居人家、石艺古村”的文化定位，坚持原貌保护、修旧如旧的原则，系统性守护古村历史文脉。随着村道提质、共富微巴开通，曾经人口外流、日渐老龄化的海岛石屋古村，在文化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下重焕生机。

百年石韵生生不息，千年山海永续华章。

传承人影像建档，但在语言资源、方言本体层面仍近乎空白：浙江方言资源典藏中，舟山收录了渔民号子数则与走书节选，布袋木偶戏的舞台语言一篇未见，其“双方言并置”结构尚属空白。“非遗影像”与“语言本体研究”之间的这一错位，恰恰凸显了对这一现象进行抢救性记录与系统研究的紧迫与必要。

为海岛留存一份“会说话的档案”

笔者认为，对舟山布袋木偶戏的保护，理应超出“留下一台戏”的层面，把它当作“方言活态样本”加以记录：在多机位摄录的基础上，对唱念文本作国际音标转写与语义标注，与音视频时间轴对齐，把两种语码、行当分配、即兴段落一一著录，建成可供研究、教学与传播调用的数字资源库；同时将走书、渔歌、号子纳入比较，弄清海岛口头艺术中方言运用的整体格局。如此，方言记录便能从“记下一门戏”升为“为海岛留存一份‘会说话的档案’”。

方言是地方文化认同的根脉，也是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守护布袋木偶戏里的两种乡音，既是在抢救一种濒危的民间艺术，也是在留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东海之滨的一份独特记忆。这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宗旨，与“十五五”时期建设文化强国、海洋强国、推进文化数字化的方向契合。让戏台上的两种乡音不致哑哑，把先人以声音塑造人间的智慧记录下来、传承下去，是语言研究者的本分，也是这座海岛后人共同的文化责任。

作者单位为浙江海洋大学